



保洁女工

李晓

还有半年时间,吴大姐就要退休了。

吴大姐是我供职这家石化企业的保洁工,她来单位工作已6年了。吴大姐工作的范围是单位办公楼的清扫保洁,包括办公区的大厅走廊、会议室、卫生间等区域。

同事们每天进出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大多忽略了这个上班时弓腰劳作的身影。

偶尔的一次闲聊,让我和吴大姐亲近起来,我俩是同年出生的。吴大姐的保洁工作,单位上上下下都满意,我感觉她几乎是对卫生保洁患有强迫症了,地板上一点污水、扶手上一个水痕、门框上一处积灰、盒戴上一片枯叶,吴大姐都会及时处理。

单位食堂提供早午餐,起初,吴大姐没去吃,自己从家里带来保温盒饭,午饭时一个人去卫生间旁边的小屋吃。后来一位领导对她说,你可以来食堂吃饭啊。我也趁机对她说:“吴大姐,你不来食堂吃饭,是没把我们当作一家人啊,这样不好。”

我终于看见吴大姐有天中午排在单位同事们的队列里来吃饭了,遇见一个后面打电话说下午要去开会的女同事,她赶忙退到那同事身后说:“你下午开会,到我前面来。”女同事连声说,不用不用。

在单位,像这样把自己的身子随时压低,表现着谦卑礼让,吴大姐的举止行为,让我感到,她还没真正融入我们这个单位。单位一位领导也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于是,单位工会组织的一些活动,领导特意邀请吴大姐参加。吴大姐也迎来了她到我们单位后的第一次高光时刻。那是工会组织的一次环山公路跑步赛,吴大姐获得了女子组第一名。

我看吴大姐一直猛跑在前,这次她终于没有表现自己的谦卑了。单位领导给吴大姐颁发了奖品,我看吴大姐灿烂的笑容。事后,我去向吴大姐表示祝贺。吴大姐说:“这算啥呀,当年我在老家

村子里,去山上追赶一只野兔,它都没跑过我,我把它逮住了。”

前年春节,单位在食堂搞了一个简单的团圆餐,领导们来到吴大姐面前说,你辛苦了,感谢你。那一次我看吴大姐的眼里有泪光浮动。

去年秋日的一天,我应吴大姐的诚恳邀请,第一次去她家。那是一套房龄30多年的老房子,墙上已掉落几块灰白墙皮。

在吴大姐家里,我看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正撩开上衣在肚皮上注射。吴大姐爽快地介绍,那是她丈夫患糖尿病在注射胰岛素。男人对我说,他还患有尘肺病,是早年去山西挖矿导致的。

晚上,吴大姐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宴招待我。看得出来,自从丈夫因病在家躺平后,是吴大姐在托举着这个家。

这个从乡村来到城市“蚁居”的小家庭还有着自己的骄傲,靠着一个挖矿父亲、一个做保洁的母亲培养,他们的女儿在北京读研后有了份体面的工作,已经准备在北京结婚成家了。我想,像吴大姐这样的小家,一旦有一阵大风吹来,俨如黄土地里刚冒出头的小麦苗,会被大风裹挟来的漫漫风沙淹没。但这个小家里温暖的牵手、不离不弃的相扶,让我恍惚又沉醉。

我平时在单位木讷笨拙、独来独往,极少与同事亲近,在同事眼里是一个沉默伏案躬耕的形象。像吴大姐早年在乡村一样,我有着自己的一块稻田,这是我灵魂耕耘的稻田。我听过吴大姐描述乡下的老家,大山皱褶里打着陈旧补丁一样的老房子还顽强站立,老烟窗早已被青苔覆盖,不过稻田已经托付给亲戚耕种了。吴大姐说,在城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再回去种稻子。

前不久的一天,吴大姐来到我办公室打扫卫生,她在地板上发现了不少落发。那天,吴大姐对我说,你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噢。我感动不已,紧紧抓住吴大姐伸过来的粗糙皲裂的双手。

(作者来自中长燃公司)

散文

记忆里的小枇杷

何雯

春花未落,夏果已生。

微风中,少不了果实的香气,油桃、杏黄、甜瓜、樱桃、枇杷、覆盆子陆续到丰果期,酸甜的味道诠释着关于夏天的芬芳。

在品类繁多的果子中,我最爱的还是那酸酸甜甜的小枇杷。

爱食枇杷,不仅仅因为它那酸甜适中的口感、生津润肺的保健作用,更因它在我童年记忆里留下的甜蜜滋味和欢乐美好。

老家的小院里有一株和我同龄的枇杷树,母亲说,是我出生那年父亲种的。

小树苗和我齐头并进地努力成长,等到我读小学,枇杷树也到了挂果的时候,树梢的小枇杷成了童年里最美味的果子。小时候,似乎从未注意过,枇杷花是在严冬绽放的,只记得每年从初春枇杷花落,冒出一簇簇的青果开始,我和妹妹就开始满心期待,一遍一遍地问母亲,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吃上枇杷呀?每当这时候,母亲总是微微一笑,然后很认真地答复我们,你们两个好好吃饭,等到过生日的时候枇杷就熟了。

初夏时节,枇杷慢慢由青绿转为嫩黄再到金灿灿,往往最早熟的,是在向阳高处的。某个清晨,母亲用长长的竹竿摘下树梢的美味,装进搪瓷缸,在我和妹妹

耳边唤道:“吃枇杷了”。那一刻,我们总是一骨碌就爬起来,顾不上刷牙洗脸就争相吃起来。

随着枇杷树上果实渐次变黄成熟,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上树吃个饱,完全顾不上女孩子矜持,摘到最大最黄的才是硬道理。

金灿灿的果子,我们打横坐在树梢,三下五除二剥开果皮,整个跑到嘴里,瞬间蜜甜夹杂着少许酸味充斥味蕾,不知不觉吃多了,第二天起来牙酸得啃馒头都凉飕飕的,但依然挡不住我们第二天上树摘果子的热情。

童年的美好总是短暂的,长大后我们远离家乡求学就业,再也没机会品尝到那份独特的美味,只能在枇杷成熟的时节听母亲电话里絮叨:“院里的枇杷熟了,可我和你爸爸牙齿都不行了,吃不了几个,你们姐俩在就好了!”听完我便忍不住跑出去寻找这份美味,货架上一排排包装精美、果实饱满、又大又黄的精品枇杷,吃到嘴里却感觉少了一丝酸甜。

去年回家探亲刚好赶上枇杷成熟,赶忙招呼老公、儿子一起上树摘来品尝,入口瞬间,果然还是熟悉的味道。

原来家院子里的小枇杷,才是记忆里的真正美味。

(作者来自镇海炼化)

胜利油田作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本报讯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2024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经论证委员会论证,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确定43

项选题入选。据悉,在公布的名单中,胜利油田马行的《塔里木诗传》入选。

(丛松彪 王瑾)



王晓静

2023年夏天,我得知胜利物探有一位叫任传松的老人。

老人从1971年开始写日记,到现在写了五十多年。我随即开始联系老人退休前所在单位——胜利分公司SGC2106队(原胜利油田物探公司267队)书记雷云刚。达成采访事项后,我从山东东营坐火车直奔德州。

任传松老人七十多岁,耳聪目明,身形笔直,走路迈大步,完全没有古稀之年的老态。而且,老人的记忆力非常好,几十年前的事经由他的讲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十多本日记分成三摞整齐摆放在茶几上,它们记录着任传松老人从参加江汉会战、鲁西南会战、青海会战到今天所经历的人和事,大到感天动地的烈士事迹,小到退休后的点滴生活,有真情,有感动,有辛酸,有欢笑,无一不被记录。

日记像一张小小地图,记录着老人走过的路。

“偶尔翻出来看看,快要忘记的事

又记起来了。”老人爽朗地笑着,从一摞

笔记本中找到第一本。

这是一本薄薄的塑料皮日记本,巴掌大,红色塑料封皮已经褪色,左上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色大字。打开日记本,扉页上工整清晰地写着——赠给任传松同志:分别留念,革命友谊长存。

老人说,最开始写日记没做到一天一记,感觉重要的事才会简单记上几笔。看得出来,写第一本日记时,老人记录的大多是流水账,却能真实反映20世纪70年代石油人的工作和生活。“学习”“政治”“哲学”等词汇在日记里反复出现。

老人说,那个年代不学习就会落于人后,谁都不甘心在后头,大家都要求进步,干工作没有人挑肥拣瘦,争着抢着重活儿、干体力消耗大的活儿。

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1973年10月2日夜,今天队伍驻扎在湖北省当阳县福里寺大队。晚上九点钟左右,突然一声‘着火啦!救火啦!’的喊声,我翻身下床,提着水桶就往外跑……”

说到这里,我看到老人的神色突然凝重起来。随着我的询问,那段尘封的

往事又浮现在他的眼前。

老人说,那时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除了完成勘探任务,还要帮助当地老百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像挖沟修路、修井盖房、摘棉花、插秧割谷等。那天夜里一听到救火的声音,所有工人都跑出来了,有提水桶的、有端脸盆的。着火的地方是生产的仓库,里面放着生产的棉花、粮食等。仓库后面有一个小水塘。我们一部分人冲到火里抢救物资,一部分人从水塘里打水灭火。老人叫帖成和曹鸿,不由分说冲进火里把能搬出来的东西全搬出来了。等救完了火,再往回搬的时候,用了四五个小伙子才搬完。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是咋搬出来的?他们说,一看着火,身上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当时只知道这些东西太重要了,烧坏了会影响生产。幸亏我们救火及时,只是烧焦了几百斤大麦。

老人顿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道:“救火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她是党员,当时怀孕六个月了,没办法提水端水来来回跑,就跳进齐腰深的水塘里给大家打水。同志们要扶她上岸,被她拒绝了。她在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火扑灭后才

上岸。”

从老人激动的神情中不难看出,那段岁月已经深深植入他的心里,石油人为祖国做贡献不求回报的自豪感和奉献精神始终在影响和激励着他。

退休后的任传松老人一直关注着胜利物探的发展。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胜利物探稳住西部市场,占领南方市场,打入国际市场……职工收入逐年增加,生活、工作环境不断改善……不断更新设备,大大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老人激动地说:“在胜利物探工作了一辈子,我希望胜利物探越来越好。”

最让我感动的是日记中老人与老伴的爱情故事。

江汉会战的时候任务紧,没有时间出去寄信。任传松每天晚上挤出时间给妻子写一封信,写到最后是整整32张信纸。有机会寄信了,就用牛皮纸封好当作包裹寄回老家。信中有思念、有牵挂,还有许多首写给妻子的情诗。遗憾的是,这些诗都找不到了。用老伴的话说:“那个年代,太不好意思了,看完就赶快烧掉,怕别人知道了笑话。”

要想了解一段历史、一个时代,有很多办法,可以通过观看影像资料、查阅文献资料或阅读文学作品来达成,任传松老人为我们提供的则是另一种视角。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石化漫忆

遇见·石化之美

马俊松

临行前,同事让我捎一个包裹到甘肃东乡县石化中学。

包裹里是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三张英文报和一本青少年杂志。收件人是15岁的东乡族姑娘小牟。

在去往兰州的飞机上眺望,黄河穿行在黄土高原上,看不到河的尽头和山的边沿,一片昏黄中仅点缀着零星绿色。到达兰州,再乘车往西南方向走,才能到东乡族自治县。

这里海拔1900米,一路上,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山上依稀可见绿色,不是那种翠绿,而是灰绿,细看是松散间隔种植的沙柳和像梭梭柴一样某种矮小灌木,腼腆地探着头,稀疏草木下边是黄色的沙土。

路,就像丝带一样嵌在这黄沙黄土堆成的山坳里,只有狭窄的两个车道,时而在群山之隙,时而在悬崖之边。50多公里的路程,在山路上弯弯转转却走了一个半小时。

(一)

布楞沟村坐落在山的怀抱里。远处的工地上,竖立着中国石化援建的标识。

石化中学就在离布楞沟村不远的达板镇沿洮河河,是中国石化于2021年援建完成的。我到时,学校正在举办第三届书香节系列活动之“我读书我快乐”演讲比赛,操场上好不热闹。

胜利油田派驻员工带着我,一边参观学校,一边向我介绍。

油田每学期轮派四至五名员工参与教学、校园文化建设等工作,其中王昕已经支教1年多了,之前还被评为东乡优秀教师。曹国栋主抓校园文化,目前学校设有琵琶、民族手工、插画等28个社团,去年在州、县两级足篮球、无人机、合唱等比赛中均拿过前三名。

石化中学的校长侯继元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是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条件最好的学校:教学楼、实验楼内设施一应俱全,由中国海洋基金会出资建设的海

洋图书馆,收录了中国石化各单位捐赠的9万册图书。更让人高兴的是教学成绩,刚刚结束的全县模拟考试,毕业班成绩上升到了全州前二十,现在想来石化中学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二)

任务在身,我赶紧把包裹的事告诉了侯校长。

校长让支教老师周鹏飞带我去教学楼找小牟。路上,周老师告诉我,小牟这次摸底考试成绩不太理想,只考了480多分,比平时成绩低了20多分,尤其是英语发挥得不好。

这让我心中一紧,开始为她的成绩担心。

今年6月,小牟将和其他542名同学参加中考。在东乡,学生们常常面临辍学,中考,对他们尤其对女生来说,是人生路上一道命运分水岭。如果成绩理想,就有机会到临洮县、临夏州,甚至到兰州市的高中就学,从此走出大山,迎接更多的人生。

东乡族的孩子小学才开始学习普通话,如今又学习英语,难度可想而知,这也正是同事牵挂的事情。

在教室门口,我见到了小牟。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有些意外,初三毕业班的孩子竟和我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差不多高,圆框眼镜后有一双清澈

的眼睛,小脸上挂着浅浅的高原红,拘谨又礼貌地微笑着。

我把包裹郑重地交给她。小姑娘欣喜地接过,紧紧抱在胸前,仿佛那是件珍宝。

这一瞬间,我感到自责,觉得这份礼物太轻,不足以支撑这位身体瘦削、已经失去父爱母爱,却依然倔强面对命运的女孩。我害怕命运车轮过于冰冷,不肯多留时间给她和愿意帮助她的人去改变什么。

教室里的琅琅读书声,和20多岁的年龄差距,催促着我结束对话。关于命运和生活,我没有办法跟她分享太多,只能干巴巴地说些鼓励的话。

临走时,我看着她的眼睛,真诚祝愿她能够顺利考上高中。

(三)

西北的天很长,晚上8点的东乡像

是东营的下午。

我在县城里闲逛,路边饭店里售卖着手抓羊肉、甜胚子,商铺里陈列着民族服饰。

县城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露天运动场,大人带着孩子在放松嬉戏。东



沿洮河的东乡县石化中学。

程阳 摄